

敦煌佛教齋會文獻「啟請文」的 神靈系統及相關問題

王三慶

【提要】佛教齋戒法會的第一要件必先啟請神佛蒞臨道場，見證齋主建齋之誠心與齋疏功德，並且也請神佛坐鎮四界，維持道場及法會儀式的行進秩序；然後在即將完成之際，將此所建齋會功德一一迴向於諸佛菩薩，以及各階級的生靈百姓，更延澤於已往之七世祖先親人與所有鬼神；在齋會活動即將終了當下，還要恭送神佛聖靈等復歸原位。也因如此，每一篇完整的齋戒法會文本，總不斷的出現啟請與念誦這些神佛的名字，卻也多少呈現著宗教的派別與信仰對象的不同，而有著不同的神佛名稱，除了純佛齋之有顯密世尊與諸菩薩的分別外，雜齋中更有諸神佛的出現，饒富趣味的是隨著佛教的在地化，偶而也有當地神祇的涉入。故本篇實就敦煌齋文文獻查考其中的神佛問題，藉以了解佛教諸宗之興衰與齋會之演變，是為寫作之主要目的。

【關鍵詞】敦煌、齋會、啟請文、神佛

一、前言

佛教齋戒法會的第一要件必先啟請神佛蒞臨道場，見證齋主或受戒者之誠心與齋疏功德，並且拔渡眾生。施食惡鬼的時刻，也需要敦請神佛的蒞臨，坐鎮四界，用以維持道場及法會儀式的順利行進與秩序維持。等到法會或齋戒儀式即將完成之際，也需要將此所建齋會功德一一迴向於諸佛菩薩，以及各階級的生靈百姓，更延澤於往生之七世祖先親人與所有的鬼神；在齋會活動即將終了當下，總不能默而不言，沒有動作表示，而讓祂們永遠待在原地，而是要恭送神佛聖靈等復歸原位。也因如此，每一篇完整的齋戒法會文本，在啟請的時刻，總是不斷地宣誦一批神佛的名字，卻也在不經意間透漏了個人的宗教信仰與不同的神靈對象，除了純粹佛齋之有顯密世尊與諸菩薩的分別外，雜齋中更有諸神佛的出現。饒富趣味的是，隨著佛教的在地化，偶而也有當地神祇的涉入。故筆者想從敦煌的啟請文獻中找尋何方神聖與這些啟請文體同在，而其所代表的意義又是甚麼樣的內涵？這是筆者延續之前齋願文體研究的再予深化。

根據筆者調查敦煌齋會文獻的確出現不少的「啟請」詞彙與經典咒語，如 P.02384、P.03845〈大元帥啟請〉、S.04400V〈大降魔穢積金剛聖者啟請〉等各式類別的「啟請」共有八種，並有相互對應的陀羅尼，少數還有迴向文字。然而檢視這些「啟請」篇章，盡屬密教經典的內容，且多為中土失傳已久或未見的佛典，故《大正藏》第八五冊曾收錄了部份作品，如《大悲啟請》等。有關此一方面的研究以日本學者居多¹，對於密教的經典文獻或義理頗有精彩的闡發與著作，卻始終不曾涉及「啟請」文體及儀式問題；而中國學者李小榮雖為先行，卻也製造了一些錯誤，已經筆者予以評論及說明²。唯因受到刊物文字的長短及出版時間的諸多限制，尚有啟請神佛之內容及其功能性未能深入論述或詳加探討，特再為文予以補缺。

二、敦煌文獻所啟請的神佛系統辨析

有關「啟請」一詞，學者之判讀仍有些許的爭議，因此討論時還是以帶有題名的篇章先行解析較為妥當，然後再從內容文字上的異同系聯到各自獨立分類的卷子比較合適。

（一）、敦煌文獻中第一種「啟請文」的神佛系統

敦煌文獻中直接標作「啟請文」者，凡有 S.3427V 號寫卷，這個卷子已經殘損，然而就以文中現存的目次來看，正面開首雖然沒有標題，中間則有「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第二盤食」兩個題目；另外在同一卷背上則題作：「《啟請文一本》」、「第二盤食」。由於寫卷正背面的抄錄筆跡相同，卷背文字又是正面內容的簡化，所以本卷可以根據這些題目判定作：「《啟請文一本》」。其實，這也可以透過北 8360（皇 090、BD07690）加以確認，證明這卷「啟請文」的題名並非孤零零的個別存在。再者，根據 S.3875V 之首題作：「諸雜齋文一本 啟請文」，中題：「結壇文」，並全同 S.3427 的正面文字，卷尾又雜書「清泰叁年（936）丙申歲」，說明它們都是晚唐雜齋法會中宣讀的部分配件。

¹參見三崎良周，〈五 佛頂尊勝陀羅尼經と諸星母陀羅尼經〉；平井宥慶，〈千手千眼陀羅尼經〉；賴富本宏，〈中國密教史における敦煌文獻〉；御牧克己，〈大乘無量壽宗要經〉等四篇文章及部分註文，並收錄於《講座敦煌 7 敦煌と中國佛教》（昭和五十九年十二月初版）第 115～172 頁。

²見拙著，〈敦煌文獻北圖藏本 7677（夜 98、BD05298.3）《咒食施一切面然餓鬼飲食水法》研究〉，《東方學研究論集》（臨川書店，2014 年 06 月出版）第 272～282 頁。另外又有〈敦煌應用文書啟請文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 12 月出版）第十四卷，453～466 頁。今並已改寫，收入拙著，《敦煌吐魯番文獻與日本典藏》（新文豐出版公司，2014 年 09 月），第四章第三、四節，第 387～424 頁。

惟本卷若從「啟請文」的正面內容加以分析，其所「啟請」的神佛可以說是面面俱到，如文中所提到的「十方諸佛、三世如來」，凡有東方世界阿閼毗佛、南方世界日月燈佛、西方世界無量壽佛、北方世界最勝音佛，四維上下的菩薩徒眾，另外還有更再啟請的東方提頭賴吒、南方毗樓勒叉、西方毗樓博叉、北方大聖毗沙門等四大天王、上方釋提桓因、下方堅牢地神等及其主領轄區內的靈祇眷屬，一起來降道場，證明齋會弟子的發露懺悔。但是這批啟請的神佛和其後來結壇時的用語稍有不同，雖然同是以弟子身分為主體，「啟請文」用的是「啟請」的詞彙，「結壇文」則用「奉請」，兩者間應無貴顯之別，因為四大天王東方提頭賴吒仍然套用「啟請」一詞，後續則用「請」字，似乎可以隨喜而用。至於奉請的神佛第一批先是清淨法身毗盧遮那佛、圓滿報身盧舍那佛、千百億化身同名釋迦牟尼佛、東方十二上願藥師琉璃光佛、西方極樂世界阿彌陀佛、歡喜藏摩尼寶積佛、當來下生彌勒尊佛、琉璃金山寶華光照吉祥功德海如來佛，以及大聖文殊師利、大聖普賢、大慈如意輪、大悲觀世音、大慈大勢至、大悲地藏諸菩薩等。其次奉請的是過現未來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十二部尊經甚深法藏、諸大菩薩摩訶薩眾、聲聞緣覺一切賢聖、清涼山頂一萬聖慈地上地前證真菩薩、摩離耶山五百羅漢、四向四果得道沙門、分斷俱全六明通大聖等。主要祈求的目的不外從國家社稷到個人，希望「國安人泰，社稷會昌，五穀豐盈，三農倍稔。先亡魂識，不值八難之中；過往尊親，無歷三塗之苦。」再次則為一己的「延祥益壽，災殃不侵於己身，歲富年昌，橫禍無來於戶側。合家長幼，長銜魚水之歡；內外親姻，永保蓂花之茂。」凡此奉請諸神佛能夠降臨道場，證盟弟子△甲的功德隨喜，結壇轉經，受斯咒供錢財，鑒領香花五穀，增長弟子福同春卉，隨日而生；除蕩災比秋林，逐風而落。此外，再請護界善神、散脂大將、護伽藍神、金剛蜜跡、十二藥叉大將、四海八大龍王、管境土地神祇、泉源行非水族、鎮世五岳之主等佛教系統及非系統內的神祇，更還多出了「鶡剛三峽山神、社公、稷品官尊、地水火風神等」眾神，顯然這些神祇是過去所未曾見過，且具有燉煌三危特色的地方信仰。

根據筆者所整理過的寫卷，〈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如上所述是與〈啟請文〉合抄一處，有的則是個別單一的篇章存在，或者混抄在其他文字當中，但是不外分為虛擬的文本和實體齋會中所宣讀的文本兩種。有趣的是在實用宣讀的文本中，法會的主持者也有略抄或偷斤減兩的情況，如具有本篇內容的寫卷凡有 S.3427RV、S.1147、S.5957、北 7677、S.2144V、S.5232、國圖藏本 136、北 8360（皇 90、BD07690）、S.3875V、S.1160、S.4454、P.3162 等共十二個卷號，其中北 8360（皇 90、BD07690）、S.3875V、S.3427RV 三卷既有「啟請」，也有「結壇」文字，可以看到這是曹議金以太傅或尚書的名義與夫人天公主結角四壇九處的實際法會文書。就其內容而言，都不如虛擬文書來得詳盡，那麼是主持法會者的偷懶而有所減省，還是這份文書在三天三夜、五天五夜，或是七天七夜的法會時程中，會在適當而需要的時候稍加口頭

上的補充修訂，而且可以被一而再的重複宣唱，不必重新製作一份內容差異不大的作品，有如 S.3427V 〈啟請文一本〉內有僕射天公主，法會的結壇啟請文書却隨著曹議金官位的升遷而給予不同的稱呼，但是實際的內容文字却差異無幾。

(二)、敦煌文獻第二種「啟請文」的神佛系統

敦煌文獻中另外存有一種題作「啟請文」的標目，即 S.2685，其正面署題：「《乾元寺啟請文一本》」，正面內容及所載的篇題凡有：「大廣智三藏不空口訣」的「施餓鬼食并水真言」、「印法」、「發願」、「普集印」、「真言」、「破地獄門普召餓鬼印」、「甘露食真言」、「開咽喉變甘露法味真言」、「施無畏印」、「毗盧遮那一字水輪觀³」、「普施餓鬼飲食真言」、「念五如來」、「發遣解脫真言」等多種名稱，尾題則署作：「施餓鬼食并水真言印法一卷」等，其下特別註明：「夜有不祥之夢，誦咒七遍，則得消滅。」尾題後又有「地獄壘」、「餓鬼壘」、「畜生壘」、「釋迦牟尼佛心咒」、「阿閼佛咒」等題目，從卷尾保留完整的情況，看不出曾有殘缺過的狀態。又卷背不標任何題目，而內容上是以四言為主體的「啟請文」和四首完整、一首複抄未完「速在為我願吉祥」為主的贊文。從整卷的編寫形式來看，《乾元寺啟請文一本》這個書題應該是正背兩面篇題及其內容的總稱，至於各小題都是這部首尾一貫的法會進程序的有機部件，此在拙著中已經論證³，不再費詞。也因如此，我們可以根據如上的名目，找尋此類「啟請文」的相關寫卷，如北京圖書館藏本 7677 號（夜 98、BD05298.3）中題：《施食及水軌儀一本》，以及題署：《散食文一本》的 S.5589 號、《咒食儀壹本》的 S.4454 等。

從上述段落所論的第一種「啟請文」（下列表中第一格）及此處三個寫卷的第二種「啟請文」的內容（下列表中第三格至第七格）作一比較，立刻可以看出兩種之間差異甚大的系統存在。再者，將其他具有相類似的書名及對應的小標目也附入本系統之下，便可作成如下明確的表格：

一、《諸雜齋文一本》、 《啟請文一本》	二、《啟請文》	三、《散食文一本》	四、《咒食儀壹本》	五、《乾元寺啟請文一本》： 《施餓鬼食并水真言印法》	六、《施食及水鬼儀一本》： 《咒食施一切面熬餓鬼飲食水法》	七、《水散食一本》
S.3427RV、S.1147、 S.2144V、S.5232、臺北 圖藏136、S.1160	S.5456北8360（BD0769 90）、北7680（BD0642 河21）	S.5589 咒語 彌勒佛真言 毗沙門真言	S.4454、北7466（BD02 藏055）、北7674 （BD01906收06）	S.2685、S.3875 V、S.595 北5811（BD04863巨63） P.3289、S.6897V	北7677（BD05298.3夜98） J1 x01597 +J1 x02464、 P.2197同諸啟請	P.3835V、S.2144V、 P.3162RV、S.4566水散食 （用藥六道真言指印法）
諸雜齋文一本啟請文一本		散食文一本 奉請諸佛普 薩賢聖	咒食儀壹本（淨三業、安 土地、召請偈（真言、手 印）、開喉、變食、變甘 露、依字水輪咒、咒食偈	乾元寺啟請文一本、大廣 智三藏口訣	真言1、陀羅尼啟請2、金色 大輪王陀羅尼啟請2、佛說金 剛蓮花大龍碎部金剛落啟2延 壽陀羅尼真言2	卷第四、大興善寺三藏沙 門大廣智不空奉詔譯
	數願	又更啟請四方佛 又更啟 請上下及地水火風神	S.5957（僅啟請文一篇 同、餘非）	施餓鬼食、并水真言印法 ⁴	咒食施一切面熬餓鬼飲食水 法 ³	

³參見前註 2。

⁴S.6897V 自此起，末題：「弟子法興本」，並錄每月十齋日。

啟請文、結壇燃燈誦咒轉經捨施散食三日三夜	啟請文 啟請文	敬禮、歸命、懺悔、隨喜、勸請、結壇燃燈誦咒轉經捨施散食七日七夜		發願		
結壇散食迴 發願文		供養香淨真言 請一切佛真言 飯食供養真言 鈴令供養真言	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 (同S.1160)	普集印、真言	普集真言4	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 (S.5232同、無上題)
		四天王真言、十方神真言 得自在真言 淨飯食真言 變食真言	迴向輪咒 四天王咒	破地獄門普召餓鬼印	燒面餓鬼飲食真言破地獄門普召餓鬼印6 無量威德自在光神妙陀羅尼	四天王真言V1、十方神真言V2、淨飯食真言V3、得自在真言V4
		甘露真言		甘露食真言	甘露食真言7	甘露真言V5
誦勸請發願文				誦開咽喉變甘露法味真言作施無畏印	誦開咽喉變甘露法味真言作施無畏印5	
				作毗盧遮那一字水輪觀	作毗盧遮那一字水輪觀8	
				普施餓鬼飲食真言	普施餓鬼飲食真言	
然後咒師與咒印加持，兼稱四如來名				念五如來	觀相誦真言念五如來9、又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9a	妙色身如來真言、甘露王如來真言
	五台山讚文	得食真言、發願、又願、迴向真言				
		誦發遣真言		念發遣解脫真言及印	誦發遣真言10	
		捨水真言		施餓鬼食并水真言、印法一卷	施食及水軌儀一本11	捨水真言V6
						第二V7
第二盤食		第二盤食	第二盤食			第二食R1
第二盤食		發願				迴向發願R2
真言		五般供養真言				V8得自在、淨水食、變食、
		甘露真言				甘露、
		開咽喉真言				開喉、
		得食真言?				得食喫、
		迴向			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12	迴向真言V8
		捨水真言				
		五如來偈				發遣、舍水等真言名
		誦發遣真言				
		吉祥梵音			散神食與了13	佛頂心咒
【修造伽藍文】		開宗皇帝御製禱		尾題後有「地獄囉」、「餓鬼囉」、「畜生囉」、「釋迦牟尼佛心咒」、「阿閼佛咒」卷背四言體「啟請文」、四首「速在為我願吉祥」贊文P.3961題「此下是散食法」(本卷與北0088 BD06504 淡004密宗二十八戒文字全同)	法師歡饗盤口14又結壇散食迴向發願文、得食真言	佛頂三昧陀羅尼道場懺悔、破魔結界降伏真言、華印真言、三昧勒結界真言、刀印真言、索印真言

從以上列表來看，顯然看出第一、二類的「啟請文」和第三至第七類的「啟請文」有所不同，前二類有如顯教系統初受密教影響下的齋會結構，第三類以後名稱各不相同，但基本意義仍以散食結壇為主，內容上縱使有繁有簡，可是其發展轉變的痕跡從表列標目也可以約略看出，都是濟度惡鬼亡魂的節目，這點恐與佛教地獄觀念的濫觴有著緊密的關聯，也影響著道教的中元節及佛教的盂蘭盆節在中國社會上盛行的一大轉變。

(三)、敦煌文獻第三種「啟請」的神佛系統

由於這一組合與前面所論稱的二系「啟請文」近似，它沒有地方神靈信仰的介入，也無眾多的手印真言及散食第二盤食的種種節目，卻與「八關齋戒文」裡頭的第二門相同，所謂：「第一、讚成功德，第二、啟請聖賢，第三、懺悔罪障，第四、歸依三寶，第五、政受羯磨，第六、說其戒相，第七、迴相發願。」顯然舉行「八關齋戒」時都需要啟請聖賢的降臨，所以它是受八枝淨戒中的一個小小部件。可是檢視

當中所請來的神祇數量若與前系相較，毫不遜色，只是以四方神祇為主而已，而且沒有在地的神靈信仰，因此就系統判別而言，非屬前面二系中的任一系統。當這麼多的神靈被請來之後，其所為目的何在？根據卷頭開宗明義的段落說明是：

若不啟請賢聖，賢聖不來道場，賢聖若不降臨，誰為證盟？縱然懺悔，罪難除滅。必須虔恭合掌，懇道至誠，同心啟請。能不能？若能者依口宣請。

所以啟請的主要目的在於證盟其誠心懺悔，而且也凸顯出主持戒壇法師與受戒者之間的互動問答及唱和之聲。這完全不同於前面法會中的純粹唱念真言咒語和比畫指印的動作。

三、結論

有關「啟請文」的寫卷，在敦煌文獻中數量不少，勿論是儀式節目或內容文字，都有顯密之分及轉變漸進之演化痕跡可尋，而且也各有系統上的區別，不可不辨。甚至它也與道教文獻相互關涉。何況國內外的戒壇目前尚依稀可見，而「咒食儀軌」在今日臺灣的民間習俗中仍然保存，並且不斷的演練，因此有必要再更進一層的深化研究及調查採錄。本篇只是將燉煌文獻中的幾個系統按照文字紀錄進行整理，並將各類寫卷稍加分辨，考察其儀式節目，對於涉及的神祇進行比較而已。有趣的是燉煌在地的區域神靈，如「鶡剛三峴山神、社公、稷品官尊、地水火風神等」的涉入，以及看到燉煌一地結壇行城的法會實用文書，不只是當日信仰線索的追尋，更是歷史事實的一個存證。尤其曹議金以太傅或尚書的名義與夫人天公主結角四壇九處的實際法會文書，內容上雖不如虛擬的範文來得詳盡，但是在三天三夜、五天五夜，或是七天七夜的法會時程中，這些配件應會在適當過程中加入口頭上的補充，且被一再的重複宣唱，而不必重新製作內容差異不大的作品，有如 S.3427V 〈啟請文一本〉內有僕射天公主，法會的結壇啟請文書却隨著曹議金官位的升遷而給予不同的稱呼。

（作者為國立成功大學中國文學系名譽教授）